

紀念王芃生先生

王芃生對日情報戰

● 馬樹禮（總統府資政）

我家後院三人小組

抗戰末期我在工作上與王芃生先生的一段往事，由這一段往事，足以證王芃生先生在對日抗戰中所扮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同時更可證明他對日工作是非常的深入，而又是默默耕耘不為人知。

人人都知道，在抗戰期間，對內對外，所有的情報工作，概由戴笠將軍的軍統局一手總攬，撇開了戴笠將軍而直接對當時的委員長蔣公介石負責的，恐怕只有王芃生先生主持的國際問題研究所了。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際問題研究所設立在廣州灣的一個工作站，撤回重慶，過了一段時間，移設第三戰區。這個工作站只有三個人，一個是負責人徐明誠，一個是機要徐小姐，另一個是報務員，名字我也記不起了。他們三人帶了收發報機，來到當時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所在地贛東的鉛山，當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公曾密電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將軍負責掩護督導，顧長官就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並且囑咐我對外要絕對

保守秘密。

那時我住鉛山城外，房屋相當寬大，於是我就把王芃生主持的國際問題研究所工作站的三個人安置在我家後進的一棟房子裡。他們安頓好了之後，就和上海直接通報聯絡起來。

軍統局在第三戰區的辦事處設在鉛山城內，由毛萬里將軍負責，我和毛萬里雖然常常相見，但對這件事當然是守口如瓶，不曾讓他知道。

毛的辦事處裡設有電信監察科，不到一個禮拜，就偵測到有個電臺對外通報，待把範圍縮小，結果就落在我家。在那個時期，如果發現一個電臺和敵區通報，等於破獲一個間諜漢奸大案。

不過，我在戰區同時擔任好幾個職務，是戰區喉舌「前線日報」的社長，又負責文化出版工作以及臺灣（李友邦的臺灣義勇隊）、韓國（韓國臨時政府辦事處）人士的照料和聯繫，毛萬里對我也只有相當認識，認為我絕對不會是日本的間諜，就是因為這些原因，所以延到一個月後，可能是已經和軍統局的上級慎重的研究過了，終於在一天下午下了手，在發報的現場，查扣了電臺和工作人員。這時，我不在家，先室朱宗敬女士見

（本文插圖刊第三頁）

狀，一面說明原委，一面以電話報告顧祝同司令長官，顧長官得悉後，即囑他的機要課長衡權先生（後任監察委員，來臺後在任內逝世）將該案全卷攜示毛萬里，毛方知始末，即電知他的人员撤回，不再追究。

對日工作深入踏實

該站的聯絡對手在上海，上海的電臺是設在何世楨的家裡，有位張先生曾先後從上海到鉛山來過幾次，來時也住在我家，這位張先生的大名我已忘了，只記得他是湖南省人，他的父親做過現北京大學前身「京師大學」的校長。他們來往的電報主要是對日本的，都由徐明誠直接轉電重慶王芃生先生，並不經過顧祝同長官，當然我也從未見過內容。只是由徐明誠口頭告訴我，他們正在做一件大事，稱其為「幕僚作業」，其內容為策動日本東久瀨宮組閣，推翻東條英機政權，以早日稱降求和，當時我總是半信半疑。待日本宣佈投降，那時我在重慶，而設在我家的那個電臺，就成日方和我方聯絡的管道，聽說長官部經常派有傳令兵守在我家傳遞電訊，連當時長官部



①王芄生（前排左七）許世英（前排左九）在上海與親友合影。

②王芄生（前排左四）許世英（前排右四）在上海與友人合影。



的參謀長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可見王凡生確已和日軍早已取得聯絡，都是不為人知，而且，日本戰後第一個組閣的果然就是東久邇宮，這時不由得我不對王凡生對日工作的深入和踏實，衷心的肯定和敬佩。

中日間常來往的人



王凡生（右二）與許世英（中）等在上海合影。

民國八十年六月，日本全國神社組織的會長細川護貞訪臺，細川原係日本貴族，又是近衛文麿的女婿，戰後曾任東久邇宮的秘書，我特向他求證，問他知不知道在戰爭末期東久邇宮和我們暗中聯繫，策劃推翻東條內閣。細川告我：他擔任東久邇宮秘書的時間很短，就轉任近衛文麿的秘書，他不知道東久邇宮與我們之間的事。不過，他知道東久邇宮手下的人很雜，而且其中有多經常來往日本與中國之間，從這一點，我想王凡生的工作對手，可能就是這些來往於中日之間的人，也可作為王凡生所做的所謂「幕僚作業」的一個旁證。

與周佛海也有聯絡

王凡生的工作站也負責和南京汪精衛偽政權高層人士的聯繫，有關這方面的來電，都是交由我轉呈顧祝同長官。那時與我們聯繫得最為密切的就是周佛海。當汪偽政權要周佛海出任上海市長時，他還來電請示要不要接受，經顧長官覆可，他才接任。抗日戰爭勝利後，陳公博、梅思平等所有漢奸都被判了死刑，周佛海為偽政權裡的財政部長、儲備銀行行長、上海市長，而能免於一死，就是由於他在抗戰末期對重慶國民政府的表現有案可稽。

周佛海也曾派人到戰區來過，來人的名字我也記不起了，只記得他是上海持志大學畢業，是何世楨的學生。勝利後我到上海，在愚園路一一三六巷內周佛海原住房子裡住了大半年，就是他為我安排的。愚園路一一三六巷是上海有名的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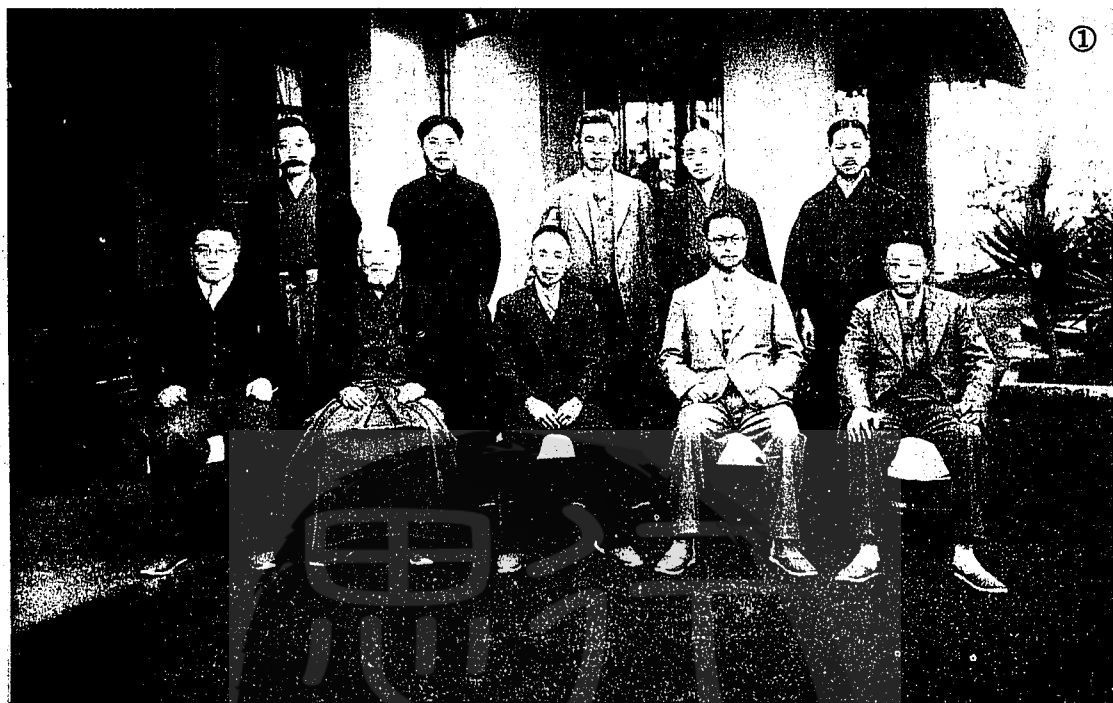
偽政權重要官員的住宅區，路口一棟最大的房子原是曾任國民政府交通部長、大夏大學創辦人王伯群的私宅，住的是汪精衛，巷裡有五、六棟大宅院，住的都是汪偽政權的重要幹部，巷底無出路，所以極安全，我的隔壁一棟，原是羅君強住的，各房子的窗子都裝上很厚的鋼板，可以自動關鎖，可見當時的漢奸怕被人刺殺的一般。據我所住那一棟房子的房東告訴我，當時是限他們三天全部搬出，偽官們的作威作福，可以想見。

學識淵博思路銳敏

王凡生先生不幸在日本投降的九個月後，即與世長辭，徐明誠君也就離開了國際問題研究所，到美國去深造，繼入聯合國工作，後來他不幸在美國逝世。在鉛山時期做他機要的徐小姐，和他結了婚，並生有一子。徐夫人後來也進了聯合國，在圖書館服務，我於民國六七年至六九年，每年都參加聯合國代表團顧問名義，隨著我國代表團到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還去聯合國圖書館看過這位往年的徐小姐，她告訴我她的兒子已經讀了大學了。

至于王凡生先生，我和他只見過一次面，那是在民國三十四年春天我因公去重慶，承他邀我到他家裡共餐，席間只有我們兩人，足足談了兩個小時。

我對他的學識淵博，思路銳敏，以及謀國之忠，待友之誠，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如果他那麼早就不幸離開人世，我們戰後的對日外交，也許與過去的史實，就大不相同了。



①王芄生（前排左）許世英（前排左三）等早年在上海合影。

②本文作者馬樹禮資政（左二）早年與聯勤測量署長黃維恕（左三）憲兵司令吳輝生（右）合影，左為中外雜誌創辦人王成聖教授。

